

张望 周毅等译

南北亂世情

(美) 約翰·賈克斯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南北乱世情

(美)约翰·贾克斯 著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赵 涛

版面设计：周科琪

书名：南北乱世情

作者：(美) 约翰·贾克斯著

张 望 周 毅等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峨嵋铸字印刷厂印刷

成都勤慧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1995年5月第二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印数 1-7,000册 字数 350千

ISBN 7-5411-0243-1/I·230

定价：16.80元

内容简介

战争与爱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血火与情仇交织着两个家族的悲欢。

本书以生动、凝重的文笔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铁器制造商哈查德家族与南方的稻米种植园主曼因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

哈查德家族与曼因家族有着近二十年的和睦友谊。但是，南北战争时期，南北分裂、联邦瓦解、内战骤起。两个家族的男男女女，为着各自的信念、追求和利益，身不由己地沉浮于这场血火劫难之中。于是，在白骨堆砌，遍地烈焰的战火中，友谊成为仇怨，绵绵恋情成为昔日的梦影，肉体享乐竟然片刻千金，人欲横流，无耻肆行，方生与未死在混沌中激战……

主要人物表

- 乔治·哈查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查德铁厂厂主、内战中在北方联邦政府军械部供职
- 斯坦利·哈查德** 乔治的兄长、北方联邦政府作战部官员
- 威廉·哈查德 (比利)** 乔治之弟、北军工兵团中尉
- 弗吉尼娅·哈查德** 乔治之妹、狂热的废奴主义者
- 康丝坦斯** 乔治之妻
- 伊莎贝尔** 斯坦利之妻
-
- 阿勒·曼因**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罗伊尔庄园主、南军陆军中校、乔治的挚友
- 查尔斯·曼因** 阿勒的堂弟、南军骑兵上尉
- 艾希顿** 阿勒之妹、亨通之妻
- 库柏·曼因** 阿勒的兄长、南方联邦政府海军部船舶工程师
- 曼达琳** 黑白混血儿、前夫贾斯廷死后为阿勒之妻
- 朱迪丝** 库柏之妻
- 布蕾特** 艾希顿之妹、比利之妻

- 奥古斯塔·巴克利夫人（古丝） 年轻寡妇、查尔斯
的情人
- 拉马尔·鲍威尔 野心家、投机商、艾希顿的情夫
- 埃尔卡·本特 私生子、北军上尉
- 亚伯拉罕·林肯 美国第十六届总统、南北战争期间北
方联邦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主张废
奴，后遇刺身死任中
- 西蒙·卡梅伦 北方联邦政府作战部长，后被解职，
由斯坦顿继任其职
- 杰斐逊·戴维斯 南方联邦政府总统
- 朱达·本杰明 南方联邦政府作战部长

序 曲

四月的最后一天。午夜前一个小时，一炬大火将那座宅邸化为灰烬。

警铃狂叫声，从远处传来，把乔治·哈查德从梦中惊醒。他急不择路，跑过黑暗的甬道，爬上楼梯，登上塔楼，直奔狭窄的露天阳台。一阵强风，带着热气扑面吹来，只见火势凶猛，照亮夜空。他的寓所在利哈伊城郊的坡地上，也遥遥可辨认出烈焰中的房舍，因为那是破败的运河之滨唯一体面的一座住宅。

乔治跑下楼梯，走近灯光暗淡的卧室，看见衣服抓起就穿，尽量不出声响，但还是惊醒了妻子康丝坦斯。她刚才读《圣经》读睡着了。她读的不是她自己那本拉丁英译《圣经》，而是哈查德家的一本《圣经》。她把一串珠子夹在读到的地方，合上书，吻过乔治，说了晚安才上床的。自从沙姆特要塞失守以来，战争爆发，康丝坦斯比往常用更多的时间读《圣经》。

“乔治，你急着到哪里去？”

“城里失火。你没听见火警铃声？”

她依然睡意未消，揉着眼睛说，“但你不要哪里警铃响，就跟在抽水机后面跑。”

“烧的是芬顿家。他是最能干的工头之一。他家里最近肯定出了什么事，这火可能不是偶然烧起的。”他弯身吻她温煦的面颊，“睡吧，我一个小时后回来睡。”

他关掉气灯，急步下楼，来到马厩。自己装马鞍，这比叫醒马夫备马要快得多。他非常担心，急不可待。这种一心要卷入的念头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自从两周前的这个夜晚阿勒·曼因来访以来，乔治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麻木状态。他自感在飘离周围的生活，越来越远；国家对他很遥远。这个国家的一部份脱离自立，进攻另一部份。联邦瓦解，军队集结。但这一切似乎与他的生活无关，或者对他的心境毫无影响。乔治自甘与世隔绝。

他催马从他命名为白尔屋的宅邸后面急驰而出，沿曲折山道奔向火场。疾风阵阵，如哈查德铁厂的熔炉喷出的热浪。工头的房屋肯定变成一片地狱火海了。救火队赶到吗？他心里直祈祷。

芬顿的家事乔治近日有所闻。

去年，芬顿的表弟来他家里住。此人游闲成性、身强力壮，比芬顿年轻二十岁，一时无以为生，要找活干。这工头在哈查德铁厂给他找到一个。头一、两个月这新手还干得满不错。

芬顿虽然结婚多年，但无子女。他的妻子是那种漂亮而无头脑的女人，又与他的表弟年纪相近。很快，乔治发现这工头面容憔悴。接着有人说他当班时一反常态，心思不定。最后乔治接到一份报告，说芬顿工作失误，给工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周后，他再次失误。

上周，乔治同芬顿谈过一次，好言相劝，不要一再误事。芬顿平时为人随和，即使同乔治也言谈畅快，但当时两眼表情冷漠，寡言少语，一脸苦相。他所说的话，内容只有一个：家事不谐。乔治一则表示同情，一则要他对工厂不再失误。芬

顿当即保证理好家事，不再失职。乔治问他具体打算，工头说他要叫表弟从家里搬走。话就谈到这里，但乔治不明白芬顿家事到底怎样了。

乔治赶到火场，只见人影绰绰，大火熊熊。房屋已经倒塌，水在无济于事地喷洒。红光映在老式的费城造抽水机的铁身上，照在四匹马的黑皮毛上；是它们拉来的抽水机和水管车，此时正用蹄抓地，喷鼻息，好象地狱里差来人间的怪物。

乔治翻鞍下马，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燃烧的房屋左边的黑暗街道上惨叫。乔治迅速穿过围观人墙。“往后退，见鬼，”消防队长用话筒冲着刚钻出人群的乔治吼，但很快放下话筒，抱歉说：“哦，是哈查德先生，刚才没认出你。”

此话言下之意是说，他有眼不识本城或整条山谷里的首富。人皆认识身材粗壮的乔治·哈查德。他今年三十六岁，垂在额头的短发已露出太阳刚晒出的纹路。每至春夏季节，他的头发便因此闪闪发亮！有几处发间已显出不褪的灰色。他生一双哈查德家特有的淡灰色眼睛，此刻外映火光，内映心事。

“出什么事了？”乔治问。

背衬着大火，消防队长结结巴巴对这位全城最重要的人物说：事情好象是，芬顿今晚天刚黑，回家在床上抓住了他的妻子和表弟。工头用一把大菜刀砍杀她和她的情人，然后放火烧房子。此时，趁芬顿不防，又羞又愧的表弟夺刀杀他，连捅四刀致死。听到这里，乔治已泪眼汪汪，忙用粗大的指节抹去。他所认识的人中，芬顿是最温文尔雅的，又有学识，勤勉聪明，待手下的人和善。

“刚才一声惨叫就是他，”消防队长说。“他想他自己也活不成了。我们赶到时，那两个男女已经断气。我们把死尸拖出房子，用东西盖住。就在那边，去看吗？”

不知何故，乔治不由自主，想去看。他朝那两具尸体走去，一股恶臭从街心一块帆布下面扑鼻而来，四周叫声不绝于耳。

乔治停下，离帆布一英尺远，伸手掀开它。最近，他为该城调查新式拉达牌蒸气救火车的使用成本问题，了解了一些火灾和火灾损失方面的知识，亦目睹过不少惨状，但这对死情人的恐怖样子仍大大出于他的意料。

二人之中，女尸烧焦得最厉害。她的皮肤全黑，裂开，多处翻转去，成卷状。男尸全身衣服烧光，露出满身肉泡，黄水流淌，点点映着火光。在临死的挣扎中，死情人拼命呼吸，但只有灼热的滚滚浓烟灌进肺里。二人的脸、颈、长伸的舌头，全都肿胀。最后喉咙也肿了。很难说女的是被烈火烧死的或是被浓烟窒息而死，但男的无疑死于窒息。他的两眼爆出，大如刚结的苹果。

乔治放下帆布，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吐出来。他看见鬼影幢幢。这一切，不只是大火、死亡、苦难，还有毁灭一切的战斗。

乔治回到消防队长身边时，浑身颤栗，自觉心事翻腾，不可预料，深不可解。

“我能帮点什么忙，汤姆？”他问。

“太好不过，先生。但太晚了，一切都无济于事，只有往邻居房上浇水，以免蔓延。”

这时一个救火员报告：芬顿已死。乔治又打了一个寒噤：

他为什么两耳还听见惨叫声呢？他摇晃一下头。队长又说，“我们来得太晚。”

乔治悲哀地点点头，去牵他的马。

乔治骑上马，任其信步走去。这突发的悲剧，这目击的恐怖使他从近来的麻木状态中醒来。

他早就明白一场内战在即，只有几个礼拜之遥，可能再过几个月。但知道不等于理解。他在墨西哥打仗也是如此，知道但并不理解战争。墨西哥战争毕竟已成遥远的过去。当他缓慢地骑马在山路上，大火的灰烬随风在他头上飘洒的时候，他终于抓住了现实：全国已处于交战状态。他的弟弟比利、工兵部队的军官在打仗。他世上最好的朋友，西点军校的同窗、墨西哥战争的战友、有时还是生意伙伴，也在打仗。他记不清是哪个作家说的这句话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岛。

乔治的思绪回到过去两周，力图从全国的气氛中解释他自己的心情。对于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北方人来说，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沙姆特要塞遭炮击，最后缓和了长达三十年的紧张状态，虽然不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快事。但乔治只觉得可悲。大炮宣布愿望良好的人们不能解决一个人间难题——自从白人商贩第一天把黑人男女卖到美洲荒原的海岸上，这个人间难题就产生了。

可悲在于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为不可解决，到最后连调查也不可能，对垒阵营唇枪舌剑、防范森严。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永远自顾不暇，不问天下事，觉得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威胁，甚至不算什么大事，只是不大顺眼——他们对此视而不

见，象对待睡在路边沟里的乞丐一样。

但是在战争这口大锅逐渐沸腾这几年来，美国不只有狂热者和漠不关心者这两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心地善良的人。乔治认为自己即其中之一。他们难道不可能掀翻这口大锅，扑灭煤火，召集理智的人们共商国是吗？难道裂痕太深、太广、两边的狂徒不允许这样做？不管答案如何，善良的人们未能占上风，另一部分人得势，国家由四分五裂而致干戈相见。

可悲。阿勒·曼因来访拉海斯台希时同感这种悲哀。那是两周前的事。阿勒·曼因从南卡罗纳到宾夕法尼亚之行，可谓勇敢之举，一路危险相随。他在乔治家呆的那夜晚，惶恐不安，因为乔治的妹妹弗吉尼亚是个狂热的废奴主义者，仇恨一切与南方有关的人和事；她把阿勒在此地的消息透露给一伙暴民，乔治用枪才把他亲密而尊敬的朋友保出城去。

那以后呢？不是厌倦，不完全是。他忙于日常事务，订合同、担心芬顿家里的事情，各种各样，有大有小，只有一个例外：今晚以前，他一直不去理会这场战争的含义。这场大火和杀人刀摧毁了他的隔绝之墙，重新教会了他一个基本道理。让那班蠢货见鬼去吧！他们竟然轻率地预言这场战争“仅仅”是一次九十天的冲突。死亡和毁灭瞬间即至。

乔治觉得头嗡嗡作响，心头想呕。隔绝之墙倒了，他看见了两周来一直闭目不正视的威胁，对他世人亲人的威胁、对他的家同南卡罗纳的曼因家之间长期铸成的亲密关系的威胁。这场大火使他看见这些生命和两家情缘是何等脆弱。象芬顿一样脆弱、象那两个情人一样脆弱、也象他们那所房舍和他们的一切情感、弱点、梦幻一样脆弱。那一切，而今已荡然无存，只有随风飘的灰烬，落在乔治的领上、耳旁，飘

呵，飘呵，把他团团围住。

午夜后是五月的第一天，乔治骑马行在宾夕法尼亚山侧，他背对着由这场很快将被忘记的家庭小悲剧所燃起的火光，这桩惨剧因常见而太平凡，细节又如此骇人，令人心碎。他虽可能转过背去，但心里难忘。

二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哈查德家庭是宾夕法尼亚的铁器制造商，曼因家族是南卡罗纳的稻米种植园主。两家交谊开始于一八四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乔治·哈查德同阿勒·曼因在纽约的一个码头偶然相遇，同乘哈德逊河上一条船北上，一见如故，结为终身好友。下船后，他们成了西点军校的学员。

他们在军校同甘苦、共患难，交情渐深。动脑筋的功课对乔治不难，他对从军并不热望，对阿勒却很难，因为他只想当兵。军校有个高年级生叫埃尔卡·本特，生性欺诈，有人说他是神经病，经常凌侮他们。他们设法经受住了，还略施小计使他因品行恶劣而被开除。但本特在华盛顿有权有势撑腰，后又重返军校，毕业时发誓要与乔治和阿勒永世为仇，报复军校时期的宿怨。

曼因家庭和哈查德家庭相知，在南北家族之间并不罕见。尽管地方主义的导火线越燃越短，直到引爆脱离联邦的火药桶，两家仍往来甚密，有友谊也有仇怨。乔治和阿勒都大吵过。当乔治在曼因庄园诺伊尔山客居时，一个逃奴被抓住，阿勒的父亲吩咐严加惩罚。事后这两个年轻人争执不下，终于明白裂痕如慢性毒药已进入整个国家的血管，将毁他们的友谊。

在墨西哥战争中，两个好友在同一个步兵团任中尉，竟意想不到地分开了。后来他们又遇到人称“屠夫”的本特上尉，派他们去参加契诺巴斯科公路之役，一颗炮弹片夺去阿勒的左臂，也夺去了他在军队中的前程。不久传来老哈查德去世的噩耗，乔治奔丧回家。他的母亲凭她的本能判断乔治的哥哥斯坦利靠不住，不可能成为哈查德巨大家业的精明继承者。乔治很快接管了铁厂，把权从他那个野心勃勃但责任感不足的弟兄手中夺过来。

阿勒的左臂截除后，一时心情郁闷，索居家中。但他自己学会管理庄园，用一只手做两只手的活，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与乔治的友谊又开新篇。乔治同康丝坦斯结婚时，阿勒作男傧相。康丝坦斯·芙琳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乔治去墨西哥途中与她在得克萨斯相遇结缘。后来乔治的弟弟比利决定去读西点军校。这时阿勒正在给他的堂弟查尔斯、一个年轻的孤儿找一个出路，以结束他的浪儿生活，劝他也到军校去。这样已经相识的查尔斯·曼因同比利·哈查德的友谊很快重现了那两个老军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情。

乔治的妹妹弗吉尼亚激烈主张废奴，是一个极端分子，几乎葬送了两家的友谊。有一次哈查德一家来访曼因庄园，弗吉尼亚遇见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属于后来同阿勒的妹妹艾希顿结婚的一个人。弗吉尼亚怂恿这个奴隶逃跑。他果真跑脱了。

艾希顿·曼因漂亮而无操守，一度喜欢上比利，但比利很快看中了品优貌美的布蕾特，艾希顿的妹妹。艾希顿任性疯狂不下于弗吉尼亚，被情敌打败，但在伺机报复。她策划了一次假决斗，谋图使比利与布蕾特在诺伊尔庄园举行婚礼

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身死刃下。查尔斯堂弟以他骑兵军官惯有的直率揭穿那个阴谋，只是过于粗鲁了。于是阿勒将艾希顿和她的丈夫杰姆斯·亨通永远赶出曼因的家。

弗吉尼亚的黑情人、那个她帮助逃跑的奴隶，连同约翰·布朗谋杀集团的其他几个成员在哈伯斯渡口被处死了。她惊恐万状，跑回家来，正碰上阿勒来伯尔乌德访问那个危险的夜晚。

阿勒的哥哥库柏对传统持否定态度，一向对多数南方人所拥护的乖僻的制度表示不满。南方的经济以土地和以人作私有财产耕种土地为基础，他指出北方为相对立的榜样——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同世界性的工业化新时代步调一致。在北方，自由的工人应着机器的嗡鸣迅速奔向繁荣的前程，而不拖着陈旧方法和思想的重负，象脚镣手铐一样沉重，完全是发展的障碍。

库柏一心想在查尔斯顿建立造船业并计划，甚至已开始造一艘大铁船，仿照英国工程天才布拉罗所设计的一条船。乔治向这项冒险事业投资，一则是为友谊和对库柏的原则的信任，一则是可能赢利快，尽管微薄。

在沙姆特作为联邦的堡垒而存在的最后一些日子里，眼看战争无疑要爆发，阿勒抵押了家产，尽量多凑些现金。乔治最初投资一百九十万美元，其中阿勒集的资占六十五万美元。阿勒不顾自己明显的南方口音，把这笔钱装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包里，亲自乘火车送到拉海斯台希。太危险了，但也来了。为友情，也为信义。

就在两个朋友见面那天晚上，弗吉尼亚偷偷地领来一伙暴民，想把这位来访者私刑处死。但她未能得逞，阿勒搭上

一列晚班火车，安全脱险。而今他在哪里呢？在南卡罗纳？如果他平安返家，他至少有一次获得幸福的机会。曼达琳·娜莱特，为阿勒所热恋的女人，也深爱着他，尽管她的婚姻象一场灾难，她身陷其中，她还是赶到诺伊尔山庄园来报告有人暗算比利。她不怕她的丈夫，居住在庄园。她丈夫故意地有计划的虐待她这么多年。

沙姆特要塞失守后，不得不作出其他一些决定，不管多么无把握或感情用事。查尔斯从联邦军退役后加入了南卡罗纳骑兵团。他的好友比利仍留在联邦工兵团。比利的南方出生的妻子布蕾特住在拦海斯台希城。曼因和哈查德两家的个人前景凶吉难卜，因为巨大的、危险的、不可逆料的力量正在聚集。

人生脆弱。友谊如故。分别前，乔治和阿勒发誓不让战争破坏两家情缘。

乔治把马牵进马厩，迳直来到白尔屋的书房。这是一间巨大的屋子，弥漫着皮革和上等书纸的气味。此时这儿静如守夜人的房子。

当他穿过房间向书桌走去时，一眼瞥见老是放在别无他物的餐桌上的一个纪念品。那是一个圆锥体，表面质地粗糙，顶至底高六英寸，其色深棕的铁心。

他知道它为什么吸引住他的目光。有人——也许是一个女仆——将它从原先的位置上移动过。他拿起那块陨铁，想起他发现它的那个往昔之地——西点军校周围的小山上，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军校学员时期。

据在他手里的这块铁原是一块大得多的陨铁，飞过了黑

夜的星空，飞越了他难以想象的距离。铁器行的老祖宗们称它为星铁。自从法老统治尼罗河王国之时就有名的星铁。

铁，宇宙间最强有力的物质。建造或毁灭文明的原料。乔治计划用铁铸造威力凶猛的杀人武器，其理由一大堆：爱国主义、憎恨奴隶制、谋利、对为他工作的人负有父亲般的责任。

掂在他手里的本身就是战争。他把它放到餐桌上，准确地置于它原来的地方。他放回得很迅速。

他点燃书桌上方的煤气灯，打开下面一个抽屉，里面放着那个不起眼的小包，以资纪念。他看了那小包好一会儿。然后，情动于中，用笔蘸着墨水，慨然疾书。

亲爱的阿勒：当你归还这个旅行箱时，你的行为体面、勇敢之至。总有一天我要以同物相报答。但以防我无报之日或不能如愿，我谨在此向你表白心迹。首先我要维护你我之间和两家之间的情谊，多年的深厚情谊——我要这样做，并已为此努力，尽管有弗吉尼娅、艾希顿——尽管我在墨西哥懂得了战争的本质，受教益不浅，但直到今夜我才记起——我仍要为此努力。我深知你象我一样珍视这种情谊。但是，它却脆弱如铁镰刀下的一根麦秆。如果我们不能维护如此值得维护的、或者哈查德家或曼因家中某个成员倒下了，仁慈的上帝呵，如果这场冲突继续下去的话，肯定有人会的一——你将知道我至死不渝，忠于友谊。珍视它，绝不背叛。因为我深知你绝不会的。但愿战争结束时我们能相会，但如果